

東北蔣佔區真相



東北蔣佔區真相

江苏工业学院图书馆
藏书章



東北蔣佔區真相

東北日報社編

東北書店印行

一九四七年十月——三〇〇〇

定價

目錄

在蔣記統治下的瀋陽	劉砥方 (一)
恐怖世界 (瀋陽通訊)	鄭文 (二三)
瀋陽日擊片斷	金克東 (二八)
荒淫無恥吞沒了瀋陽	改之 (三三)
我從瀋陽來	焦奮 (三九)
長春醜劇三則	陳美遲 (四六)
長春在災難中	李沅穫 (四九)
黑暗的吉林	(五四)
吉林近訊	劉忠 (五七)
如此蔣管區	石銘 (五九)
如此錦州	戈金 (六二)
暗無天日的遼陽	邢路 (六五)

遼南人民的災難	曉野 (七三)
今日的海龍	陳緒宗 (七七)
本溪人民的災難	江村 (八一)
營口群魔亂舞	(八六)
人間地獄——大和村	伍貽 (八九)
永北的蔣軍	常工 (九三)
東北蔣佔區見聞	劉白羽 (九八)
東北蔣管區點滴	鐵硯 (一〇二)
奸詐的中央胡子	呂永軒整理 (一〇五)
從國民黨「接收」地區回到家鄉	聶長林 (一一〇)
東北蔣管區青年在轉變中	金人 (一一六)
從國民黨報紙看東北蔣佔區	(一二二)

在蔣記統治下的瀋陽

劉砥方

當我執筆敘述近幾個月中間瀋陽情況的時候，我深深感覺到一種不可言喻的壓迫。瀋陽、哈爾濱這兩個遙遙相對的地區，原都是屬於我的故鄉一塊土地，而它們却給我絕然不同的感覺：一面是混亂，污濁，荒淫而苦悶，一面則是緊張而愉快，清新而又親熱。瀋陽這地方曾經培養我青春時代的滋長，它在舊的回憶裏有着難於忘却的印象，然而這次歸來，它對我這久別的鄉人已經變成非常令人厭惡的都市了。我原是久在蔣介石統治下生活的人，此番歸途見識過許多所謂「接收」的都市，那一切所作所爲，早已司空見慣，只是：當我一看到瀋陽却又不能不覺得悚然了！

蔣記魔手伸進來了

遠在去年八一五勝利之前，當西歐的蘇聯紅軍與盟軍戰勝了希特拉，國民黨群盜開始回憶他們已經忘却了十數年之久的東北。大家在爭相研究，討論，爭相計議「接收」東北。其中最具體的，例如CCC派份子自己決定了東北各省人選，而它下面的工程師學會，就公然決定各礦區接收負責人員，把勢力範圍都分得一清二白。搶奪者的魔手，在我是早經感受到了的。今年二月中旬我初踏上瀋陽的土上事實便擺在面前了。

常例，蔣記「接收」（應改爲「搶奪」二字）的辦法是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雙管齊下的。飛機航空之外還用地行術。首先出現在瀋陽的是從地底鑽出來的強盜羅大愚。他奉命組織地下軍，聯絡日僞，糾合僞滿警察，流氓地痞，擾亂瀋陽治安，實行搶奪，製造恐怖，弄得夜夜槍聲，處處搶案。日出之前日沒之後街頭上人鬼絕跡，後來中央軍進城，覺得羅大愚的作法需要修改，便悄悄地把他押送到錦州去了。可是搶的工作並不因此而終止，許許多多的搶案都是在中央軍眼皮底下發生着，一直到五月，家家不能安靜睡覺，被破案的匪徒幾乎個個是在職警察和與國特有關的流氓，瀋陽士紳們公然向警察局長戴洪濤提出抗議來了。

這究竟是鬼鬼祟祟的小搶，要員們和中央軍的搶法便不同了。他們口口聲聲喊着抗戰八年來解救東北同胞，他們的目光却始終注視那一片高樓大廈和那裏面神秘的儲藏，因此，中央軍一進瀋陽，繁華的地區如日本站，鐵西，文官屯等處大大的混亂了一陣，搶物資而外搶工場，搶房子之外搶女人，搶傢具，搶衣服，爲了解決他們自己間搶的衝突，劃分地區各不相擾。新六軍的「勇士」們，搶得最英勇，搶報館，搶舞廳，搶咖啡館，搶醫院，搶各種營業，把日本站好的樓房是足佔有三分之二。長官部甚至把他們一夥的經濟大員張嘉璈所經營包含瀋陽四十個最大工場的興業公司的牌子給摘下來，奪去興業公司裏最有蓄藏的三十幾個大工場。

黨部老爺們並不示弱，他們搶房子建立公館，搶資材，搶印刷工場，印刷機，搶紙張，建立自己的宣傳機構，文化服務社公然奪取人民私有印刷機爲己有。各種機構都在搶，省市各級行政都有了己的工場，自己的私產，而開支便也就隨實隨用了。

官搶民，軍搶官，上級搶下級，一家敵僞房產門前總有七八種封條，武裝戰士們架着美式的傢伙

從他們自己的手裏奪取物資，官佐們帶着兵任意到日人的住宅搶東西，許多搶不到手的軍人，常常到報館要求發表秘密。新六軍與新一軍爲了搶奪日本站的妓女，把機關槍抬出來放在妓館前面。

有過這樣一個故事：瀋陽北關一個最富有的豬彙店，一天被武裝同志們光臨了。全部豬彙足足載滿二大軍用汽車跑走了，店老板除了咳聲嘆氣之外只能到警察局報告一下。第二天長官部的電話來了，說豬彙已經找到趕速派人來領，店老板意外的喜歡跑到長官部去，果然，那裏有人在等着，談判之後是贖回價格流通券二十萬！這在當時是個很大的數目；然而誰能說個不字呢，於是便由一位全幅武裝的同志陪着回店取錢。不幸，錢拿到之後被警察監視到了，把這位武裝同志一直跟送到瀋陽督察處二樓才通知警所把人捕獲了。審判的結果，主犯五名都是長官部裏的重要角色，這便負責瀋陽治安的林英局長大爲頭痛，至於不得不以去留向杜聿明要求嚴懲。不久，林英被撤差，據說與這案件頗有關聯。像這類的故事在瀋陽毫不足驚奇的。

瀋陽『繁榮了』

我應該記述接收大員的『德政』，他們曾經造成瀋陽的『繁榮』。

搶奪另一面是盜賣，是消費，是無限度的浪費。倉庫的物資湧現到市場來了，流通券大批由空運來了，大員們開始敢於到瀋陽來了，最新流線型的汽車和最新式的女人也運到了，難於解決的倒是滿身流通券的中央軍們，他們要求消費場所了。舞廳、妓館，日人原有舊的班底加緊復原工作，影院、餐廳日漸其增多，大和旅館天天是鷄尾酒會，好的飯館總是滿員，大轉盤的空軍俱樂部終夜輝煌，爵

士舞的音樂徹夜不停，各式各樣的女士們都出現了，瀋陽真有似繁榮了似的。

中央軍士官們在搶來無數財產之後，便開始安家享樂了。無數的日本舞廳，酒館，咖啡店特別能引這群匪徒。空軍司令部裏的人員一半以上組織了中日合作的家庭。長官部的牌子更是日人追逐的對象，於是大家都快慰了，數千無家可歸的日本女人找到適當的出路。長官部與空軍司令部都有日系女職員，大員們的公館總得有日籍女傭，要鬧這是缺不得的。九月間，南京空軍司令部曾有一道明令，與日女結婚者一律辭職，惹起一場大風波，許多「合作」家庭都化整爲零，大藏起日本女人，後來幸有行政院的恩令說允許與外籍女子結婚才穩住了這一場風波。

中央軍的下級幹部究竟得不到這樣實惠，他們的辦法更澈底，便是結婚。「中央軍結婚」在瀋陽變成了一個固有名詞。一架吉普，一輛卡車，前載新人，後載樂隊，吹吹打打，晴天裏絡繹不絕，它粉飾了蕭條的市面，瀋陽真有似繁榮了似的。

瀋陽果真繁榮了嗎？接收大員們的荒淫浪費急遽的使物價增高了，食糧不足，飢民們大大的增加了。失業的工人們流浪在街頭，工商各界以至小市民幾乎每朝每日擁擠到日本站春日町（註按即日本東西交易場所）大家都在日僑所剩下的殘餘上尋求一線生活的出路。那裏的大的店舖多半關閉狀態，對着市場採取觀望，事實上誰能在強橫無理的世界裏顯露自己的財富呢。無數貧困失業者群集在近郊日人焚燬的垃圾上面找些洋燭。最可憐的是那群將近十萬小學生，終天坐在破亂教室的濕地上讀書，屋子沒窗子，黑板，桌凳一直無人過問，這與接收大員們所享受的「繁榮」是一個諷刺的對照。繁榮是與市民毫不相干的，相反的，就在這繁榮時節，徐主席下令不許人民吃大米，米店一律禁止售賣，以便優待他們主子的軍隊，而且公然不吝每次數十萬元的鷄尾酒費却壓薪不發忍心叫許多公教人

員接續，「繁榮」把市民帶到亂鐵深淵去了。

蔣介石的戲法

當民主聯軍在和平的條件下退出了長春，這一群沉迷在快樂裏的要員們更為安穩了。蔣老板一面訂了個欺騙的停戰協定，一面要親自出馬到瀋陽顯顯威風。白崇禧打前站，他昂然的駕臨了。這給落後的瀋陽市民一大衝動，正統人物來了，幻想着他會帶一個和平而康樂的未來。

蔣介石是以一個青天大老爺姿態出現的。「有冤報冤，有仇報仇」，御用的報紙大肆宣傳這一項告密工作，城內各處添設「告密箱」，東北行轅爲這事特設一個工作部門。監察處長馮庸爲了承歡主人，也未加思慮的爭放第一砲，他長長列了政府接收要員四十八名貪污罪狀，其中爲首的便是屠殺東北人民的劊子手杜聿明，結果是毫無下文。告密箱處處是滿的，青天大老爺的門前常常徘徊着想攔駕喊冤的人，而這一切，誰都得不到回答。最後，臨時大學一部份同學用血書請願要求嚴懲貪官污吏，而且限期答覆，但這也沒有得到成功，青天大老爺已經完成它的任務飛走了，告密工作至此不聲不響的便取消了。

蔣老板併不是空空出場的。是的，他逛過北陵，兩度參觀鐵西，見識一番東北近代工業的規模，報載他頗爲動情，真是大好河山，無限富貴，怎能無動於中呢！然而這不是他的任務，他的戲法如果掀開來看有如下許多毒狠的決定：

一、補充兵額三十萬，各縣成立保甲警察大隊。

二、自十六歲起開始徵兵。

三、厲行保甲連坐制，實行戶口調查做用偽滿國民手帳辦法。

四、取消使用紅軍票。

五、承認杜聿明在錦州濫發之「蓋章法幣」。

六、加強特務統治，瀋市警察局長林英撤職由蔣氏姻戚毛某接任，市內九分局長一律改由軍統人員負責。

七、調整黨政軍各派系的矛盾關係。

蔣老板是在不折不扣的佈置進一步的戰爭，進一步向東北人民壓榨與統治。牠們的猙獰的面孔與對東北人民的態度已經現露無餘了。

政治舞台上的形形色色

現在，我們來看看蔣管區政治吧。瀋陽是蔣家班在東北的重心，政治機構有東北行營，軍事機構有長官司司令部，各部處有各部處的特派員「黨」「團」的各級組織應有盡有，不可謂不全，不可謂不多。但如果問行政上的情況，一個政府職員也會答復你是一場糊塗。到處是機關，到處是衙門，到處在衝突，在矛盾，在爭吵。例如吧，各省縣市的行政應該直接受行營領導，而長官部却可任意指揮，屬於經濟範圍的工場經營與接收，多半由長官部或某軍某師代辦了，舉凡有利可圖的大家爭取得之，反之誰也不管閒事，添設許多不必要的部門，即接收一項，有統一接收委員會，有經濟部，軍政

部，甚至部隊各分其一部。於是省府接收工場，市府接收工場；經濟部管理工場，軍隊也管理工場，而東北行營在這之外更在各縣市添加一個大規模生產局也管理工場。大家整天在爭權利，劃界線，在公事上推諉。省長大人召集許多大員解決不了怎樣把日本人番町改變成街巷，小學校開學已經半年以上，學生無書可讀，這便是蔣管區下的行政。

政治上混亂之外，矛盾是它的一個特點。國民黨養的這一批東北籍的奴才們，眼睜睜看到自己的失敗與無望，則唯有加緊搜羅以飽私囊，這就更加深內部的相尅，政學系高踞在上，而號令不出行營之門，一切都由『軍事第一』的長官部任行爲。CC派份子極力把握中層各級省委市委與東北行營作對，而行營則以上級機關的權柄相箝制，省府與市府原應該是隸屬關係，因爲市長董文崎的背後有政學系支持，遂與CC派佔優勢的省府分庭抗禮。到如今瀋陽改特別市問題仍在宣傳中，市府編制剛剛確定，其內容似特別市又非特別市，似受省府隸屬又非真隸屬，反而互相攻訐，揭露陰私，鬧的一場糊塗，省黨部與市黨部各有派系互相攻擊。曾經有過一段美談：大南門裏的省黨部機關被武裝同志包圍清查了一陣，委員們大受其窘，據說這就是市黨部搗的鬼。至於像齊鐵生，馬毅之類的黨棍，則各樹旗幟互不相容，軍隊也不例外，新六軍的後台與杜聿明的後台相對立，新六軍便與長官部對立，它可以自行其事，毫不受長官部的管制。瀋陽任何的軍系的小兵都有權利佔房子，誰也不能干涉，後來憲兵六團來了，但那是與軍隊無關的。

前面已經介紹過，蔣介石對瀋陽特務工作早有新的決定，許多重慶，西安的幹部調到瀋陽來了。軍統，調統之外還有各式各樣的社團，據關心這方面朋友的調查，瀋陽市區的機構有三十七個之多，現在北關的監獄充滿了所謂思想青年和八路軍同志。四月中的一個禮拜之內便捕進去八百人之多。現

在瀋陽特務如毛，到處橫行，瀋陽警察局又把偽滿時代的警察網羅追盡，警察們又可以在老百姓面前拿出偽滿時代的姿態來了，國特，警察與黨匪構成瀋陽政治上漆黑的一團，

惡性經濟危機

如果說瀋陽是東北蔣管區的心臟，經濟危機便是蔣管區的心臟病。九個月以來（自中央軍入瀋計算）瀋陽經濟一直在無軌道的情況下向着惡性發展。生產斷絕，人口增多，消費有增無已，惡性通貨無限制的濫發，造成物價高漲。人民受到樣樣徵發勒索，加之政治上貪污如毛，政府收入等於烏有，私肥而公瘦只有求之於國庫，然而運流通券還需要時間呀而況有龐大令人難於想到的戰爭消耗呢！國民黨對這完全是一種賭博式的敷衍！

先看生產吧。瀋陽總不失為東北一個規模最大的工業地區，大規模工場有二百以上，小規模工場達數千之多，試問有幾個正式生產了呢！許多保有原料的工場被軍人們變賣了，能實際生產如紙烟日用品之類的工場被捷足先登的市政府之類的機構佔為私有了。經濟部取得很多空曠的大工場，都已被劫得零亂不堪，只派大員們看守着，東北行營隸屬下的生產局保有工場最多，試問那些工場正式開工了呢！有之也無非是把已有原料趕製成品以便換取錢來，不消說這是與省庫毫不相干的。目前人們都集中視線在生產局方面，誰都想在這上求得一筆財發，而政府呢？只白化一大批經費蒙養一批貪污官吏而已。這裏我不能不提到，國民黨曾經大吹大打宣傳蘇聯破壞東北工業。我在春天很有機會去到瀋陽鐵西工業地區以至撫順市區的各工廠，大部都完整無缺，但現在都支離破碎，被拆散盜賣了，真正

破壞東北工業的不是別人而是國民黨自己！

流通券究竟發行多少呢？這是一個謎，那數量只好用航運機的載重數量來計算。國民黨在東北任意發行的流通券計有現在蔣區使用的流通券，杜聿明在錦州時代任意發行的『蓋章法幣』八萬萬和遼西十四縣初期各自發行代用券。這些一共有多少無從計算，只有紅軍票已經正式宣佈百元不用，其餘像『蓋章法幣』的問題仍然在拖延着。紅軍票的禁用給市民一個致命的打擊。曾經以東北行營經濟委員會主任委員名義宣佈紅軍票與滿幣等值的張嘉璈，今番又正式經他的口宣佈廢用了。國民黨把這問題毫不考慮就輕輕的推到老百姓身上了事。一晝夜的工夫，瀋陽各商店湧進來無限量的紅軍票交易，而一晝夜之間紅軍票變成了廢紙，瀋陽市的商店倒閉無算，同時街面上又出現類似政府職員之類的人物以低價大批收買紅軍票。國民黨匪徒們輕輕的把九十億的重債放在老百姓的肩上，而又狠狠的擲它一把。有誰能不被紅軍票咬過呢！

更值得令人驚駭的是國民黨規定的新稅收。這是在九月間開始的。稅收的種類凡四十二種，這裏包含一切營業稅，契稅等等。它較比國內和偽滿總和起來還要多出六種，稅率一般的提高很多，稅是要從去年八一五後補納起的。徐青天（省府人送徐省長的美稱）把他的親故大批的派送各縣市去當稅收局長。這是唯一可靠的稅收，但據其預算仍不敷現在開支之半。過去幾個月完全以盜賣物資來支持，而今物資盜賣一空，便不得不向政府請救，政府仍然無辦法，所以實行一個新的辦法便是由稅局向商人借款或由縣政府向老百姓借款來敷衍，這情況決不限遼寧省境內，吉林市亦復如斯，蔣管區的經濟的洞是越弄越深的。

但蔣介石在省府紀念週上却已經正式宣過：今後東北供應應由東北就地設法，接着他便大大推崇

一番東北人民勤儉美德，他希望我們東北人更勤下去，更儉下去他決心把一切不能解決的經濟負擔重新加在東北人民身上。

市民生活的暗影

自從蔣記接收大員們駐進瀋陽，這八九個月中間，瀋陽的物價飛也似的上昇，高粱米從三四元漲到二十元，豬肉從十幾元漲到百數十元，煤柴燃料又是貴得不可思議，這對於接收大員與中央軍將校們是毫無妨礙的，但對於小市民階層，公教人員便苦不堪言了。瀋市小學教員的收入到十月底為止月薪止有四千元（折合高糧米二百斤），市府的低級職員只有四五千元。這一個數字在瀋陽不必說養家，維持一個人也僅足糊口。但薪水是從不曾按期發過的，壓薪扣餉家常便飯，所以幾個月以來一直在鬧飢荒。小學罷教之後，繼之而來的是中學教員罷教，繼之而市府職員們醞釀罷工，隨後再一次小學教員罷教，這一連串的行動都是爲了索薪增薪問題而發，是迫不得已而自發的。一個小學教員吃不到中飯，而且課外還要兼賣煙捲之類的副業才能生活，一個小公務員的太太要到街上賣破爛衣服，這在瀋陽是常情。在有官必貪有吏必污的情況下，小學教員能幹到些什麼呢！然而一百八十萬人口裏面，多少人能當小學教員呢，新稅率開徵以後，市民負擔更重了，一般小工商業者，在過去還可苟延喘息，現在稅的負擔太重了，而且要補納自去年八一五以後一切應納之稅。至於市區的區保組長辦公所的隨時徵納，徵人力，徵兵種種攤派出乎想像的多，到處是一片『活不了』聲。

言論出版自由在瀋是絕對沒有的。國民黨對東北的教育文化只當做一種欺人的裝飾品，學校不可

沒有，報館不可沒有，而教育上許多問題永遠不去解決，報館不論黨政軍都有自己的報紙，新六軍與新一軍也辦報，大家整天製造爛言，恐怖，種類雖多銷路都非常可憐。雜誌刊物極少，今春二三月間還有帶文藝性的小型刊物出現，以後便一直絕跡了。帶民主色彩的『中美評論』曾經給知識份子們不少刺激，但僅僅刊行了三期便在特務圍攻之下夭折了。鼓樓北的書店永遠擺着那幾本舊書，清冷的無人過問，新書鋪和舊書鋪都不景氣。只有偷偷從北平運些新的雜誌刊物倒頗受照顧，文化服務社，是藏啓芳移進來最大文化機構，不幸得很，那套三民主義的東西不爲青年們所歡迎，現在也快要垮台了。

青年知識份子最感受到壓迫，他們剛剛從日本的思想統治解放不久，又被國民黨的思想統治封鎖起來。瀋陽的臨時大學，東北大學聘請許多特務，CC份子到裏面充當教授，學生中間三民主義青年團特工人員公開的活動。最近由一群特工人員余濟中等設立中正大學，以官費升官來招引青年上他們的圈套。但青年們的心是明亮的，半年來的時間使他對國民黨已經有了清楚認識，不再像過去幾個月中的苦悶了，他們自己學習，出壁報，組織研究會編印雜誌；青年的朋友越聚越多，他們不再像過去單憑感情從事了。許許多多反貪污，反甄審，血書請願的活動教訓了他們應有準備的方向，再痴想在蔣管區裏求到學問就是夢話。很多知識份子關心民主政府，偷偷的談着哈爾濱。『到哈爾濱去』是進步青年的憧憬。

一般市民對污劣的中央和它土匪式的軍隊完全失望了。國民黨除了大地主而外找不到辯護人。過去曾因看到中央軍而感激至於流淚的人，現在見中央軍則遠遠躲過，過去把中央軍看做非凡人物，現在把他們同日本鬼子一樣，敵視、憎恨，甚至想踏死他們，這說法是絲毫也不誇張的。相反的，民

主聯軍的影響大大增高了。四鄉解放區傳來的民主政權故事與低平物價，使在飢寒威脅下的瀋陽人羨慕不置，許多人已經作回鄉的打算了。事實粉碎了舊有的正統觀念，對民主聯軍的恐怖心理消除了，勿寧說，他們在期待着，期待一個新的變動來臨，好把他們從飢寒裏解放出來。